

前言

《說文解字》對龍的解釋曰：「龍，鱗蟲之長，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。」龍的特性既能一飛沖天，又能忍而待發、屈伸自如。「雲」，水氣聚集而成團，在空中飄浮。亦可喻意解作人或事物聚集在一起。把「雲龍」二字連結一起，大概可解作沖上雲霄的龍，隨雲四處飄行。

宋老先生給兒子冠以「雲龍」為名，是否期望兒子能如上文對「雲龍」二字的解釋，則不得而知。而宋雲龍老師的人生路途，有著一個怎樣的故事？

坎坷的童年

生於四一年的宋老師，雖然輪廓貌似中亞細亞混血兒，卻是地道香港出生，祖籍浙江省上海浦東人仕。宋老師出生時正值中日戰爭，其後香港更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，生活可說十分艱苦。戰事結束後，本以為生活可安頓下來，可惜天意弄人，宋老師五歲時，宋老先生因染肺癆病而撒手塵世。在宋老先生彌留前夕，心中極為憂慮宋老太及宋老師母子二人日後生計，而且，宋老太當時更身懷六甲。宋老先生叮囑宋老太，日後孩子出生時，應從兩名子女中取一人，送予別人撫養。結果宋老太把遺腹子送予一水上人家。雖然宋老師名義上跟隨宋老太生活，但實際上，由於宋老太當家庭傭工，並非每個僱主均願意收留宋老師一起居住，所以，宋老師時而與母親一起居住，時而在父親舊同事家中掛單，正是過著居無定所，四處飄泊的生活。在缺乏父母監管下，宋老師小學時，是一名十分頑劣的學生，四年級那年，成績更是全班最差的一位。學校的老師因知宋老師的家境情況，對他更耐心地教導。五年級那年的班主任，除了對宋老師循循善誘，更推薦他報考香港仔工業學校，因為「香工」能提供寄宿學位，對於過著沒有家的宋老師來說，一個固定安穩的居所是何其吸引。這次，宋老師得聖母的照顧（註一），順利獲得「香工」接納，從而影響宋老師的一生。

新的一頁

五十年代的香港，是一個人浮於事的社會，雖然「香工」是一所由慈幼會主辦的學校（註二），作為寄宿生，學費連宿費是一筆相當昂貴的費用，而宋老太當時月入只有四十元，根本沒能力負擔得起，尤幸，當時香港政府透過「華民政務司」設立基金，幫助能夠升學但家境有困難的學生，在這基金協助下，最終宋老太只付出每月十元的費用。這一關解決後，宋老師才可以入讀「香工」。宋老師入讀「香工」前（即五年級學期尾），在期考中考獲第一名。當宋老師進入「香工」

就讀時，他的家境窮困程度，連一套校服亦沒能力購置。宋老師的五年級班主任自掏腰包，購買一套全新的校服，贈予宋老師，作為考獲第一的獎勵。這一套既有意義而實際的禮物，對宋老師日後學習態度有莫大影響。

「香工」對學生的生活規律要求非常嚴格。作為寄宿生，每年除放暑假及年假外，一律不得離開學校。家長只能在星期日那天，進校探望兒子兩小時。由於宋老太工作的關係，加上因長途車而引起暈車浪的原因，宋老太絕少探望宋老師，母子相處只能在放假的時候。正因為這樣，同窗都把家人送來的食物，分予宋老師，而學校的神父，更送贈魚肝油丸，及衣服等用品。從五三年至五九年的六年時間裏，宋老師除了能夠研習學問與知識外，亦贏得同窗之間如同手足般的友誼；與神父之間如同父子般愛護；與修士之間如同長兄般關懷。在嚴謹有規律的生活環境下學習，對於貪圖安逸舒適的學生而言，是一件苦事。回顧六年學習生活，由最初一起踏入「香工」兩班人數，至最後只得十九人能中五畢業，而宋老師卻以優越成績（A 級）於五九年畢業離校。

教學生涯

離開「香工」後不久，宋老師就業於當時英國駐港英軍海軍部，當無線電維修員。七年後已晉升至主管級（等同軍階上士級），有感再進一步發展空間有限，於六六年由「香工」副校長推薦給涂神父，出任「瑪工」工科教師。

按照現行教育署的規定，宋老師於明年暑期結束後，便要從教育前線工作者行列中退下。在尚餘一年半的今天，宋老師非常歡欣地，目睹任教三十多年的電工科，最終能有一所永久而設備完善的工房。母校創校時，原計劃沒有打算設立電工科，而宋老師最初是任教金工科。一年後，校方有感需要設立電工科，以配合社會所需。宋老師便順理成章轉教他專長的科目。正因為電工科是後來加設，故校方的設施未能配合，而需要在校址以外地方設立。最初設立於振華道山頂（即現時樂華邨），其後因政府發展收回，而搬至下邨的庇護十二小學，繼而暫搬回學校禮堂的臨時搭建場所。前後經歷三十多年。雖然過往工房場地及設備並非理想，但沒有因此而影響學生的成績，反過來說，今天就業於電工相關行業的學生，而有卓越成就者為數亦不少，這點令宋老師最老懷安慰。宋老師曾教導千多位電工生，當中對七零年畢業的校友劉漢石印象最深刻。因為到目前為止，從沒有學生能在電工科考試中，超越劉校友所創的九十八分。宋老師仍留存那批考試卷。因新的電工房於今年年初，從新設立於以前的木工房所在地，宋老師期望，將來的學生在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的原則下，能發揚瑪中學生於電子科上的成就。更甚者，他希望有學生能打破劉校友的紀錄。

除任教電工科外，從七零年開始，宋老師一直帶領校際足球隊，參加每年舉辦的

全港校際足球賽事。而校隊成績，在學界來說，每年均被視為勁旅隊伍。多年以來，宋老師視足球比賽除了是一項運動外，更視它為對學生的責任、合作、信任、思考、紀律、領導的訓練。宋老師在課餘時間，更多次帶領香港學界聯隊，遠征海外，參加各類球賽國際賽事。從八八年開始至今，宋老師更出任香港學界體育協會中學執行委員會副主席。宋老師從沒立志當教師，在因緣際會下，不單執教鞭三十多年，更培育出不少電子界出類拔萃的教授、工程師等。

家庭價值

要真正認識一個人，必須認識他的家庭。上文已提及宋老師童年坎坷背景，從宋老師父親去世，到宋老師於五九年畢業為止，前後十三年裏，宋老師與「香工」的同窗、神父、修士等共同生活的時間，比宋老師與母親共同生活的時間還長。但是宋老師並沒有因此與母親的關係疏遠，從六三年開始，宋老師在經濟上有能力供養母親並一起生活。往後二十二年裏，宋老太過著平穩而安定的晚年，直至八五年患血癌離世為止。而他那位自出娘胎，便送予別人撫養，並改姓梁的弟弟，數十年裏，不但互相交往，而手足之情仍然緊扣在一起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。

宋老師於七零年與師母商婉棠女仕共諧連理，在婚姻生活方面，雖然很和諧，但生活上並非事事如意。某天，與宋老師閒談家庭瑣事時，宋老師認真地回憶過往的日子，眼神裏透著喜樂哀傷。未幾，眼眸裡淚水滾動，用略帶哽咽的聲氣說：「我很慶幸有一位賢內助，帶給我一個幸福及快樂的家。」宋老師激動的心情，是可理解的。他的淚水並非是悲哀的淚，而是對妻子感激的淚。

在宋老師結婚前夕的晚上，宋師母的父親未能於翌日攜著女兒踏進教堂，便與世長辭。由於時間倉卒，未能把婚期押後，宋老師夫婦，於不足一天內，共同面對死別與結合，這或許是一個考驗，但並非人人能承受。其後，宋師母曾三次懷孕，均不幸小產。似乎，煩惱總喜歡纏著他們。尤幸，這些事故，並沒有改變他們倆人的信念。最終，夫婦二人的長子家強於七二年出生，其後次子家樑及孺女家葆，相繼於七三及七四年出生。今天子女三人均長大成人。家強肆業於中大醫學院，現為聯合醫院外科醫生；家樑畢業於理工大學，現任職於建築工程顧問公司，並進修碩士課程；而家葆於演藝學院畢業後，現出任劇社「進念十二面體」的舞台經理一職。子女三人可謂各有成就。

對於教育子女方面，宋老師本著開明、坦誠的態度與子女溝通。當長子家強中五會考放榜那天，歡天喜地拿著 6A2B1C 的成績回家，作為父親的宋老師，除了開心之餘，心裏想著，家強的成績或會對弟妹做成壓力。宋老師把心中的疑慮告訴三兄妹，讓他們能了解父親對成績、及對他們成長的要求。另一方面，當子女快要向大學教育進發時，宋老師坦誠告訴他們要爭取在香港升學的機會，因經濟能

力並不容許提供他們在外國升學。這種量力而為的坦白，令子女了解及明瞭每人所處位置，從而努力爭取個人機會。這種家庭教育的練歷，似乎比讀萬卷書還強。宋老師的家庭可算是小康之家，而非富裕，子女在物質方面並非唾手可得。今天，子女們不單侍奉雙親，而手足之間又能融洽相處，互相照顧，這種家庭價值，又怎樣可以用金錢衡量呢？

夕陽無限好

自五三年進入「香工」，開始接觸天主教，並於五五年領洗入教。宋老師回顧入教後的三十多年裏，自嘲是一個迂腐教徒，對一些宗教道理，並非真正認識透徹。例如，在英軍當無線電維修員時，假若在星期日（安息日）那天當值時，為了遵照教義，出錢找同事代替工作。而早年對宗教認識始自「香工」，慈幼會的神父及修士，過著非常刻苦而嚴謹生活，這對宋老師有一定的影響。從前，受教於宋老師的課堂時，一旦出錯，非常害怕他責罵人的神態，近十年宋老師的脾氣已改，皆因自從九零年，宋老師偶然從公教報得悉，有夜間神學學位課程。對於快五十歲的人來說，從新投入學習，並非易事。經過四年時間，宋老師獲得機會擴闊了信仰視野，並改變了個人以往對宗教的謬論及教導方法。九六年開始，宋老師更兼教宗教科目。

上文曾述，明年宋老師便榮休，過往，宋老師亦常參與不同的義工工作。面臨對退休生活安排打算時，宋老師有感兒女已長大成人，而夫婦二人對往後的生活亦有安排，故宋老師希望能把餘生獻給天父。在讀神學課程時，得悉教會將從新推行「終身執事」，特此申請。所謂終身執事，是本著仁愛精神，主要協助堂區主任司鐸的方式，來分擔基督的三重職務，就是訓導、聖化和治理。本來宋老師對「終身執事」一事，抱以失望態度，因為數月前，宋老師得悉執事的年齡上限是五十五歲。意外地，教會打破條例，接受宋老師作為終身執事的申請。稍後，宋老師便要接受九個月的訓練，以便於明年退休後，開展人生另一個旅途。生命對宋老師來說，絕對充滿意義及活力，無懼歲月不留人。

銘記於心

宋老師坦然道，假若當每年沒有慈幼會所辦的「香工」錄取，從四處飄泊的生活，而改變成為有瓦遮頭，以至得到他人的關懷，從而成長，達至豐盛人生，否則他的人生路途會更崎嶇難行。宋老師的人生路途裏，除了他的妻子以外，最令他銘記於心的兩個人，分別是「香工」的華近禮神父（Fr. Martin）即現時澳門粵華中學校監，及已故瑪中（工）校監涂挽靈神父。

華神父不單對宋老師於就讀「香工」期間，噓寒問暖，不論食物及衣著方面，都

照顧入微。當宋老師畢業後，更帶同宋老師往求職。宋老師在人生裏的兩份工作，均為華近禮神父介紹及推薦。今天華神父已八十多歲，與宋老師交往四十多年，二人情同父子。若然，沒有華神父引領，我們瑪中便沒有這位電工科鼻祖。

七零年十月一日，新婚不久的宋老師，與母親探望在醫院安胎的妻子，回家後發覺家中財物，盡被賊人光顧。涂神父得悉後，立刻伸手援助宋老師，解決困境。另一方面，從涂神父身上感染到那份對學生及教友，鞠躬盡瘁的精神，是一位對教會盡責的傳教士，因而啓發宋老師追尋宗教道理，從而獻出餘生。

後記

伏案執筆寫宋老師的故事，前後一星期，每次下筆前均反復閱讀手上資料，到了今天，寫結尾時，從宋老師的人生經歷中，發現有兩點值得在校學生及校友思考。其一，宋老師既生於動盪年代，而五歲以後，變成單親兒童，母親更因工作而要長期令母子分離。近似舉目無親中成長，而宋老師仍可潔身自愛，堅毅不屈，走上人生坦途。單親或在破碎家庭中成長的同學，是否一定是失敗者，那便要看你，有否自我放棄。問題及責任皆在個人身上，堅定信念是一個可靠辦法。其二，在人生中，只有不斷學習，方可以不被社會淘汰。假若宋老師當海軍無線電維修員時，沒有一邊工作，一邊到紅磡工專（即理工大學前身）進修，那末，宋老師便不能轉到瑪中任教。宋老師以五十之齡，仍花四年時間修畢一百二十個學分的神學學位課程，更以快六十歲之齡接受終身執事訓練。這份終身學習精神，值得每個人效法。請不要以年齡或沒時間作藉口，放棄任何進修學習的機會。

註一：慈幼會神長認為，能進入他們主辦的學校，是受聖母瑪利亞指引。

註二：香港仔工業學校其實是由瑪利諾會神父創辦，創校四年後始交由慈幼會接辦。